

武侠精品

(台湾)司马紫烟 著

八駿雄風

1



「司马紫烟作品集」



中原农民出版社

八駿雄風

1

(台灣)司馬紫烟 著

中原農民出版社



RBF94 / 04

I247.5
3285
1

序 言

武侠小说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历史结晶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及国际文坛中，占有特殊地位。为此，1993年夏，中国武侠小说学会策划在国内编辑出版《武侠新星丛书》，这对发展和繁荣武侠作品起了重要作用。

司马紫烟先生作品集在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儿女喜爱读武侠作品，也体现了民族文化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和繁荣。司马紫烟先生作品集包括《红粉刀王》、《南疆飞龙传》、《如玉赌坊》、《佛剑情天》、《铁血红妆》、《金仆姑》、《一剑寒山河》、《大英雄》、《剑影情魂》、《八骏雄风》、《招魂客栈》等二十部精品佳作。

从司马紫烟先生这次出版的二十部作品来看，可以悟出它的鲜明特征：

有着开阔的历史胸襟。司马紫烟先生对武侠题材的拓宽，对历史认识的更新和叙事模式的多样性，反映了他开阔的历史胸襟，使他主动思考许多历史现象和那品之不尽的人生的况味，所以他无论在礼赞侠魂和民魂中，还是在反思历史、剖析世情上，由心灵的真诚而抒情发愤，更见其深广而激发世人的苦思。

包含特殊的民族文化。可以说司马紫烟先生的武侠小说使你读后虽有着满脑子的武功打斗的幻影，但无论剑招、剑理也罢，刀术、拳掌也罢都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的哲理、文化。琴棋书

画，万流一宗，这就是反映在武侠小说中的琴音伤人，以棋论武，红花绿叶也具有神奇力量。这只有博学多才的司马紫烟先生，才能驾驭这神思奇妙的铁笔与画卷。

具有正义的民族气质。作为各色小说类型中的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武侠小说，通过数代作家的精心细作，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即以生命的个体形式和独特的语言，询问自我与民族精神的去路，到金庸、司马紫烟先生作品集的内涵，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武侠小说的内在气质，就是中华民族的正气、民族的骨骼和气脉；不畏强权、主持正义的道德准则。所以我们也能够容易把握到它的文化精神，即历史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交汇融合。

当广大读者喜爱司马紫烟先生作品的时候，还要提防假冒伪劣的制造者们，从中破坏司马紫烟先生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都 梁

二〇〇一年元月于广州

内 容 提 要

明朝正德年间,朝廷三厂并立,宦官专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宁王、安化王诸藩镇暗蓄势力,蠢蠢欲动,意图趁机谋夺天下。江湖形势云谲波诡,浓雾重重,武林中各色人物慑于权势的威逼和功名利禄的诱惑,纷纷出动,不惜为邪恶势力效命前驱。

然而在这种危机四伏、刀光剑影的紧急情势中,却活跃着一支以楚平、龙千里为首的志同道合的八骏友组织。这支队伍老少齐具,男女兼有。他们都拥有日行千里的良驹神骏和超群盖世的武功;他们视富贵如浮云,胸怀淡泊,却侠肝义胆。共同拥有一个崇高而伟大的理想和信念——以天下苍生的安乐幸福和济危扶困为己任,以行侠仗义的武林道义为大旗,八骏齐飞,雄风招展;他们以江湖在野的力量,不顾个人生死安危,深入边陲大漠,龙潭虎穴,诛戮和剪除了大批江湖邪恶和武林败类,为消弭战端,安宁天下,免遭生灵涂炭,做出了一件件惊天动地、震撼山岳的壮举,令世人瞩目,武林轰动!

尤其是八骏友之首、富甲天下的如意坊第七代主人楚平,在闯荡江湖的游侠生活中,竟先后迎娶了七位武功不凡身世奇特的绝色侠女。她们七人中,既有尊贵显赫的荣华郡主,又有备受瞩目的武林第一美人,也有天真无邪的楼兰女王和风尘女子……在侠义精神的感召和影响下,她们都自觉地投到楚平身边,演绎了一曲曲令人千肠百结、唏嘘慨叹的人间美好故事。

目 录

一	瘦龙秃尾	(1)
二	五凤堡	(25)
三	如意坊东主	(46)
四	疑云重重	(70)
五	天涯孤燕	(95)
六	风云齐聚	(122)
七	太子少保	(142)
八	圣驾受惊	(168)
九	女中花魁	(190)
十	真假皇帝	(210)
十 一	伏击鸡鸣寺	(226)
十 二	纵虎归山	(248)
十 三	荣华郡主	(270)
十 四	空门三圣	(292)
十 五	隐名异人	(313)

一 瘦龙秃尾

每年每次的聚会，紫骝与青骢总是到得最早的一对，因为它们是在当世跑得最快的两匹宝马，总是比其他人早一天到达。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原因。举世闻名的八骏中，它们的脚程虽然常居首位，但其他的马绝不会比它们慢上一天才跑完那三千里长途。

最主要的是它们的主人——天马行空龙千里与流星赶月华无双，不仅是闻名当世的情侣，而且也是关中首富，更是这八骏园的主人。

一对最慷慨好客，最懂得享受，也懂得如何使每一个朋友愉快的主人。

八骏园并不在关中，它坐落在距离关中三千里外的湘中雪峰山脉支岭的白马山，也是八骏初会的地方。

二十年前八骏齐聚，而八头名驹的主人都是名重一时的豪侠之士，虽老少齐具、男女兼有，但是这八位奇侠因马而及人，结成了莫逆之交，订下了这个一年一度的聚会，而且约定了不管有多么大的事都不得爽约。

二十年来，每个人都做到了这一点，初次相聚后，年轻英俊的少年豪侠龙千里立即斥资万金，雇工修建了这一所八骏园，作为八骏骑士的聚会之所。

第二年，他与青骢驹的主人——美艳绝世的侠女华无双结为连理，婚礼就是在八骏园中举行的。

为了尊重友情，他们没有破例，一对轰动武林的侠侣，嘉礼时就只有六位宾客，回到关中的家园后，他们也没有再补行婚宴。

正因为如此，每年中秋的八骏之聚，就成了惯例，从来也没有人

缺席过。

第十四年的中秋前夕，瘦伯乐韩大江的老妻病故，韩大江不顾一切，把刚断气的老婆用被子一包，捆在背上，跨在他的骠马上，急驰千里，刚好在月出前赶到，践完那一夜畅聚后，第二天才哭着给老伴落葬。

谁也不知道八骏骑士在中秋之夕，聚在一起做什么，虽然大家都知道有此一聚，但没有一个人敢在那天到八骏园去探探究竟，因这八个人有一两个已经够人头痛了，八个人凑在一起，连当今武林最有实力的一宫二堡、四谷五门都惹不起他们的。

八骏园平时由龙家的人在照料着，在约期的前一天，也就是龙千里与华无双到达之后，他们就全部撤离到百里外的邵阳县去等候，直到八月十六再回去。

八骏园的八月十五，是专为八骏骑士聚会而设，除了死人外，谁也不能多带个活人前去的。

酒菜早已经备好了，一张大圆桌上设了八席，龙千里与华无双已进入中年，依然是飘逸潇洒，风姿如仙。

瘦伯乐韩大江则更瘦了，相对的胖弥陀刘笑亭更胖了，跟他的五花骢一般，像一块五花肉。

黑天虬的主人赛元霸秦汉像尊天神，玉龙马的主人白衣仙子裴玉霜依旧如昔，美艳的脸上始终堆着一层寒霜，张果老骑的是驴，他也像八仙中的那个张果老，但没有有人认为他那头小灰驴不算是骏骑，以脚程而言，它不弱于任何其他的七骏。

酒已倒，月已升，就缺病书生欧阳善与他那匹病恹恹的瘦龙，七友脸上都浮起了怅然之色。

龙千里端起了酒盏，轻轻一叹道：“欧阳兄可能是赶不到了，让我们祝他安息吧！”

言下有无限的沉痛，因为他们都明白，除了死，不会有第二个缺席的理由。

最富于感情的华无双却微哽咽地道：“再等一下，月还没到中天，

那才是我们最后约定的时限。”这是一句安慰自己的话，病书生一向是最重信诺的人，往年除了龙千里与华无双，他一定是第三个到的。

离月到中天，不过只有一炷香的时分了，谁都知道这可能性太小，但都不忍放弃这最后的一点希望，因此没有一个人反对。龙千里手中的杯子也放了下来，十四只眼睛都望着他们聚饮的石亭，望着那月光投下来亭角的影子，那一道刻线，一分分地移近，七颗心也一寸寸地沉重起来。

很少开口的白衣仙子裴玉霜忽然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也没有不死的人，总会有人先开始的！”

她的声音跟她的人一样地冷，说出来的话也是一样，全不带一点感情，张果老却有点激愤地道：“但不该是欧阳善，他是我们中最年轻的一个。”

“但也是最可能早死的一个，拖着一身病，偏要倔强多事，尽找些惹不得的人去惹！”

话还是冷冰冰的，赛元霸秦汉却感到不平了，拍了下桌子道：“笑话，这世上没有我们八骏骑士惹不起的人，多少惹不得的人我们都惹过了，最后倒下去总是他们，玉娘子，别忘了他的病书生这个外号是怎么得到的，他原来可不是叫这个，潇湘美剑客变成了病书生，你比谁都清楚，要不是他舍命力拼轩辕赤，对了那三十六掌，你玉娘子今天已经是黄土一杯，白骨一堆了……”

裴玉霜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道：“活该！我一点都不领情，剪除西天一魔原是我拈到的阄，他只是负责协助而已，谁要他强自出头的！”

秦汉叫道：“你讲不讲理，西天一魔的火阳掌已经到了裂石熔金的境界，欧阳兄弟的玄元神功已臻化境，对拼三十六掌后，还是被炙黄了脸，换了你，只怕连十掌都拆不了。”

“等我死了他再出头也不晚，谁要他抢先出手的，我裴玉霜一生从不领人家的情。”

“你不领情我领情，那天拈到协助的阄是我，应该由我去，假如真是我去，就会跟你并尸西天了，他抢在我前面，一脚赶到小西天，我先

前也以为他要抢我的差事，可是等我到了那里，看见他们拼斗的现场，才知道那老魔头功力之深，超过我估计的一倍还多……”

“那你领他的情好了，可别把我拖上……”

秦汉看看她，叹了口气道：“玉娘子，我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一个人，他为你受了重伤，你居然放他一个人躺在地上，看都不看就走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受伤活该，那天本没他的事……”

秦汉还要开口，华无双惻然道：“月影还有三分！二位能不能为一位老友的不如约而静默片刻？”

亭角的阴影果然只差三分了，众人也俱皆默然，就在这时候，他们听见了喁喁的蹄声。每个人的眉头都为之一舒，因为他们都听出这是马蹄声，而且正是病书生欧阳善所有那匹瘦龙的蹄声，落地轻悄而疾若骤雨，不，只是细雨打在荷叶上的声音。

那么轻盈，又那么急促，表示它正在疾驰而来。

秦汉一声欢呼，跳了起来道：“没错！是欧阳兄弟，只有他的瘦龙才能落蹄如点。”他要跑到门口去接，可是一灰影却飘过了园外的围墙，径自飘落在亭前。

跟着马上跳下一个骑士，灰色长袍，头戴竹笠，首先俯头一看亭角的月影，恰好在刻线上，这才呼了一口气道：“还好，总算赶上了，没有过时，有劳各位久等了！”

拱拱手，就准备坐上那个空的席位。秦汉连忙一伸手，沉声道：“且慢！阁下是什么人？”

来的这个人口气神态都像是病书生，甚至于穿的衣服，佩的剑都是欧阳善的，但他不是病书生。

他比病书生健壮，比欧阳善年轻，至少年轻了二十岁，看来只不过是二十五六的模样。

而且也比欧阳善英俊，欧阳善年轻时有潇湘美剑客之称，但这个青年却不像，因为欧阳善是文弱的美，他却是充满了男子气概。

他淡淡一笑道：“这位一定是赛元霸秦汉大兄，我听师兄说起过，

说秦兄古道热肠，是血性朋友，以后多指教！”

他又想坐下去，秦汉仍是伸手拦住道：“阁下是谁？”

年轻人潇洒地一笑道：“是家师兄的师弟。”

“令师兄又是什么人？”

“自然是这个位子的主人，也是瘦龙的主人……”

秦汉还要问，龙千里已道：“秦兄！这大概不会错。欧阳兄的瘦龙是性子最烈的，如果老弟与欧阳兄没有渊源，瘦龙不会驯服地让他骑了来，你先坐下，让我来问，老弟，首先请教一下尊姓大名。”

年轻人笑了一笑道：“这是我失礼了，在下楚平。荆楚的楚，平安的平，与师兄是同里人士，同师学艺。”

“楚老弟！令师是哪一位高人…”

“欧阳师兄没有跟各位说起吗？”

“我们八个人是道义之交，意气相投而有此聚，从来也不问出身来历，师承门户。”

楚平一笑道：“那在下也不必说了。”

龙千里皱皱眉头道：“自然可以，只是今天的情况不同，我们对老弟并无深交。”

楚平道：“我是代师兄来赴会的，师兄该做的事，以后都由我来接下去，这样行不行？”

龙千里摇摇头道：“恐怕还不行。”

楚平笑道：“我忘了，师兄还有一句话，要我一到就说的。八骏雄飞，瘦龙秃尾，这样总行了吧？”

秦汉首先叫起来道：“瘦龙秃尾了？”

楚平用手一指道：“瘦龙还在那儿，各位没看见？”

灰色的瘦马，尾部只剩下了三寸来长的秃毛。每个人先前都没注意，这时看见了，心都为之一沉，八骏雄飞是他们约定的口号，但坐骑秃尾则是一个伤心的暗号，那表示这骑马的主人已不在人世了，而且是死于非命的。他们都事先约好，谁遇上了强敌，身遭不测时，就把马尾斩秃，来向其余的人报噩耗。

瘦龙秃尾，那表示欧阳善已不在人世了，而且是死于仇家之手。他们是没有私仇的，八骏骑士，是一个侠义的组合。

每年之聚，大家都是将一年来的探访所得，武林中哪些人做了什么罪难容恕的恶迹，简单的，当时伸手就料理了，提出一番报告即可；较为棘手，一人之力无法解决的，才在这里公决，看看要采取什么方法去应付。

但他们有个原则，就是行侠不留名，不落形迹，二十年来，他们合力剪除了无数巨奸大恶，却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他们干的。

龙千里最善策划，他总有办法把对象诱到无人之处加以剪除，因此武林中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一个未解的谜，谜底只有他们八个人知道。

瘦龙秃尾，那就表示欧阳善已经遭遇了毒手。

龙千里脸色一沉道：“是谁干的？”

楚平指了指座位道：“龙大侠，我是否可以坐下去，假如我能坐下，我当然会提出报告，等候公决，如果各位不允许我坐下，这就是我一个人做的事，无须各位费心了。”

龙千里道：“是欧阳兄推荐老弟入会的？”

楚平点点头道：“是的！师兄虽已死了，但瘦龙还没死，八骏之集，他认为还须要继续下去，所以他身受重伤后，拼着最后一口气，奔回三湖故里，交代了这件事……”

龙千里道：“龙某绝对欢迎，但这事龙某一人不能擅专，要问问大家的意见如何？”

每个人都沉默着，换一个新的伙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张果老年龄最高，沉吟道：“八骏之聚多年，缺了一位当然是憾事，楚小友要加入，我们都欢迎的，但当年我们选择伙伴是以德行、技艺与坐骑为三大要素。”

楚平道：“马未换，还是师兄的瘦龙，今后易名秃尾龙，这是师兄的遗言，以示有别。”

龙千里道：“第一项审核通过，骑术也不必考了，刚才大家都目

睹，楚老弟控骑似乎比欧阳兄还精娴一点。”

裴玉霜道：“至于品德方面，也应该没有问题，病书生把一切都告诉他，他又是病书生的师弟，我们信得过病书生，就应该信得过他。”

大家都点点头，龙千里道：“这一项也通过……”

楚平一拱手道：“谢谢裴大姊，可惜师兄听不见，否则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你说他一句好话很不容易。”

裴玉霜脸色还是冰冷地道：“他要是活着，我还是不会说的，因为他自己就没有说过别人一句好话。”

秦汉忙道：“谁说的，他对我们都很谦逊客气。”

裴玉霜道：“那就是对我特别了。”

众人心里又是一阵惆怅，谁都知道欧阳善与裴玉霜两人心中默许多年，一个未娶，一个未嫁，但两人都是倔强性子，谁都不肯先表示出来，甚至于故意闹别扭呕气……

龙千里忙道：“楚兄弟，这技艺一项，可得凭真才实学了。”

楚平淡然一笑道：“敬候考较！”

龙千里道：“欧阳兄内功、剑法、轻功、暗器都是我们八人中最高的，我们不期望你每样都追得上他，但至少有一两样要跟他差不多，才能担当起未来的任务……”

楚平道：“小弟只有暗器一项略胜师兄……”

秦汉立刻叫道：“好家伙，欧阳老弟的暗器功夫被誉为天下第一，你还能比他更高，你用什么？”

楚平笑笑道：“师兄有三十六种打穴暗器，分心为途，虽精而不纯，小弟只专练一项，所以比他略胜一筹。”

龙千里道：“我们每年聚会，欧阳兄总是表现一两手暗器功夫，使我们叹为观止，老弟只专攻一样，而且还胜过令师兄，那一定了不起了，就请施展出来，给我们开开眼界如何？”

楚平道：“这恐怕很难如命，师兄的暗器是练来制人的，花巧很多，小弟只练了一手，却是伤人的。总不能无缘无故找个人来试试吧？”

裴玉霜起立说道：“就拿我来试试看好了，欧阳善虽然有三十六种暗器，却没有一样伤得了我！”

楚平一笑道：“那也好，施放暗器，最怕胸藏杀机，出手会很难控制，小弟却毫无杀机，因此可以心平气和地施为，大姊就站在那儿，小弟数到三的时候出手，大姊千万别注意我的手法，因为小弟的暗器是无影无形，只凭感觉的。”

他开始报数，三字出口，屈指往前一弹，一缕劲风弹出，只听得叮的一响，裴玉霜左耳所悬的珠坠已经飞了出去不见了……大家都没看见他用的是什么！

龙千里一怔道：“老弟，这分明是弹指神功，老弟年纪轻轻，已有此等修为，的确是值得敬佩，但这可不是什么暗器手法呀！”

楚平只是笑笑，双手已经垂下了，忽而又是叮的一声，裴玉霜右耳的珠坠又响了一下，两颗珠子落到她前面的桌子上，滴溜溜地直滚。

华无双双手一把抓住了两颗珠子，看了一下，脸现惊色道：“楚兄弟！这就是你的暗器手法吗？”

楚平道：“是的，小弟身边从不带暗器，若是要施这种手法时，只好随地取材，我弹出那一指劲风，不是为了伤人，而是借用裴大姊的珠子，以回劲把那个珠子引回来，这颗珠子就是我的暗器，击落第二颗珠子。”

龙千里不禁动容拱手道：“佩服！佩服！楚老弟就凭这一手，已经独步天下了，当今武林，谁还防得了你这一手！”

楚平却庄容道：“龙大侠，擅泳者死于水，小弟却不敢存有此心，我师兄的暗器手法已经够精绝了，可是他自己却是伤于暗器之下。”

他从身边取出一个纸包，打开来，里面竟是四片翠绿的树叶。

秦汉又叫道：“什么！这玩意儿它能伤得了欧阳兄？”

楚平把四片树叶倒在桌上，叮然有声，那四片树叶竟是用极佳的翡翠雕成的，众人脸色全都为之一变，瘦伯乐韩大江首先惊呼道：“这东西是谁的？”

楚平淡淡道：“我不知道这是谁的东西，只知道师兄带着这四片叶子，一路飞驰来到寒舍，交代了几句就去了，那几句话就是关于八骏园的聚会。”

裴玉霜问道：“他是在什么地方中的暗算？”

“衡阳，他正在赴约的途中。”

“你的家是在湘潭，他受了伤之后，赶到这里还近一点，为什么不先来赴约呢，难道他对这个聚会已没兴趣了！”

“不！正因为他对这个约会太重视了，所以才不想只参加最后一次而使此园易名七骏。”

“他没有说出凶手是谁？”

楚平惻然地摇摇头道：“来不及了，他勉强提住那一口真气，只够说十句话的，实际上只说了九句半，最后一句话只说了一半就咽气了，因此我代他向你致歉。”

裴玉霜神色微动道：“怎么要向我致歉呢？”

“因为他最后一句话是带给裴大姊的，但他只说‘告诉玉霜，我……’底下的话他来不及说出来了。”

裴玉霜冷漠而平静的脸上有着一丝波动，但也仅仅是那一刹那，随即又开始恢复了冷漠，道：“我知道了。”

秦汉忙道：“玉娘子，你知道他要说什么……”

裴玉霜冷冷地道：“他没有说完，我怎么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我知道他无论做什么，都把我放在最后。”

楚平道：“放在第一，因为他以他仅余的一点生命，留下了半句遗言，只给了你一人。”

裴玉霜顿了一顿才道：“他前面还有九句话。”

“那是他对责任的交代，师兄一生中向来是公重于私的，他把未尽的责任交代清楚后，才谈到他自己的事。”

裴玉霜终于一叹道：“他始终没提到是谁杀死他的？”

“没有，他认为那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如何在月到中天之前赶到这里，以及如何保持八骏雄风。”

龙千里终于坐下来道：“楚老弟，请坐下！”

楚平道：“是否批准小弟入会了？”

龙千里叹道：“屈指一弹双珠飞，老弟的功力较欧阳兄有过之而无不及，三个条件都已符合了。”

楚平拱拱手道：“谢谢各位，兄弟当尽全力以不负各位的期望，敬以杯酒，酬各位之德意。”

龙千里道：“不，这杯酒是我们敬你，欢迎你加入！”

他举起了杯子，其余六个人中只有秦汉没举杯，龙千里道：“秦兄是否还有意见？”

秦汉道：“我以为第一杯酒，该为死友致哀。”

龙千里豪然地道：“八骏齐、八士齐，我们没有死友，只有活着的伙伴，欧阳兄没死，他活在我们心里，八骏园中八骑士在中秋相聚，是为了增加人间欢乐，不是为了增添悲哀的。”

秦汉道：“我不同意，我们只是把欢乐分给人间，把悲哀留给自己而已。”

楚平笑道：“秦兄这话就不像个豪侠之士了，自己如果没有欢乐，又怎能给人家欢乐呢，师兄临死前脸上都是带着笑容的，他这一生中似乎没有悲哀的事。”

一番话激起了八友的万丈豪情，秦汉也举起了杯子，大声道：“老弟说得对，大丈夫生而何欢，死有何悲，其实欧阳老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为生者笑，莫为死者垂泪。是我太迂了一点。”

八只玉盏中琥珀色的酒液灌下了八个人的喉咙，接着又是第二杯，第三杯。

他们似乎都有了一种习惯，在饮酒的时间中，绝不说话，但楚平斟到第四杯时，壶中的酒已空，只倒出了一点残沥，他摇着酒壶一笑道：“主人何为言少钱，青骢马、紫骝驹，呼儿将出换美酒，莫使金樽空对月……”

华无双这才歉然一笑道：“很抱歉，这席位原是为欧阳兄留的，他好饮而量浅，每饮不过三杯，因此没有多准备，我给你上酒窖里拿

去。”

她正要站起来，裴玉霜却拦住道：“不必了！我这儿有，把我这份移过去好了。”

她把自己手边的酒壶挪到楚平面前道：“这是龙夫人陪嫁时带来的女儿红，全部埋在八骏园的酒窖中，每次开一坛，刚好照八个人的量分配的，你能喝多少？”

那是一把特大的锡壶，绝可容三斤之数，楚平笑道：“小弟有量而无品，喝多了会发酒疯，所以不敢多饮，似此佳酿，大概三斤就是最清醒的关头了。”

裴玉霜居然露出了第一次的笑容，道：“那好，例子不必破，以后就三斤属你，三杯归我吧。”

华无双道：“裴姊！这又何必呢，酒还多的是，总不能要你屈量，何况你也能喝。”

裴玉霜道：“正因为我醉的日子太多，才需要有一天清醒的日子，今天是最适合的一天，欧阳善的一切都有人接下去了。这三杯苦酒就留给我吧。”

举座默然，每个人都很快喝完了自己的酒，撤去残席，华无双才道：“开始谈正事吧。”

她娴熟地从旁边的沸壶中冲了八道香茗，送到每个人的面前又道：“楚兄弟，欧阳兄是喝普洱茶的，这次你将就一下，下次我为你准备喝的茶。”

楚平道：“不必费事，我自己带来了。”

他从身边又取出一个小包，里面是一撮半枯的榆树叶子，龙千里一怔道：“乡间有人煮榆叶为饮，那是在不产茶的地方，为了节省，楚老弟！你……”

楚平道：“舍弟在湘乡尚称小富，我平常也不喝这个，这一包榆叶是从衡州东阳渡口一株老树下摘下来的，小弟来得迟一点，就是为了绕一趟衡阳，幸亏瘦龙的记性还好，它还认得师兄被袭的地方。”

龙千里哦了一声道：“就在这颗树下？”